

iece



世界另类文学经典

蛮荒之吻

[法] 克利奥 著

北京银冠电子有限公司 张文成 译

世界另类文学经典
第7卷

蛮荒之吻

[法]克利奥著 张文成译

北京银冠电子出版有限公司



前言

文学作品都有自己的命运,但它们的命运归宿却各有不同。世界文学史告诉我们无论多伟大的经典性名作或世界性的文学大师都有过不为人们所理解的时期,也就是说,在一定历史时期里,不论将来或过去,绝对没有一部文学作品是无可非议的。然而,世界文学之林却有这一另类作品,一经面世便引起轩然大波,毁誉不绝,甚至于对簿公堂,至今也难以定论。对于此另类文学作品,社会各界和评论家们往往毁誉参半,称誉者赞之为惊世之作、细品详评、如珍似宝;诋毁者视之为洪水猛兽、避之不及、口诛笔伐,引起政府的关注并下令查禁和销毁以平息双方争议。但是不管怎样,此另类文学作品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克服千辛万难欲求一睹为快。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对此类作品实行禁行,一般读者只能通过介绍性的文字了解一二,至于作品全貌,甚难一见。为了却广大读者多年的夙愿,我们特邀世界另类文学研究会理事长J.托里森为顾问、组织国内研究另类文学的专家学者,将数载光阴浓缩于《世界另类文学经典》一书,其筭路蓝缕

之功只求满足读者需要,淘尽世界文学中的另类,另类中的精华。

但世界文学源远流长、争奇斗艳,难免疏漏一二,敬请有关的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编者

2001年1月

《世界另类文学经典》光盘版(CD-ROM)

用户指南

一、系统软硬件要求

《世界另类文学经典》光盘版(CD-ROM)采用数据库技术进行全文检索,利用树形结构可方便按书名分目进行查询、打印、复制等多种功能,满足用户的各种需求。

《世界另类文学经典》光盘版(CD-ROM)面对流行平台设备而设计,用户只须预装中文 WINDOWS95/98 或以上版本,即可使用本系统。

1、硬件要求:

CPU:INTEL80486DX100 以上(推荐使用 PC 586)

内存:8M

硬盘:40M 以上空间

配备:光盘驱动器

2、软件要求:

安装中文版 WINDOWS95/98 或以上版本。

- 二、系统安装和启动**
- (一) 安装:
- 1、放入光盘,
 - 2、运行光盘目录下的 SETUP.EXE,根据安装向导提示完成安装,
 - 3、重新启动电脑。
- (二) 使用:
- 1、放入光盘,
 - 2、点按[开始] -> [程序] -> [世界另类文学经典],即可进入系统界面。

三、系统操作说明

- 1、启动系统后进入主画面:按[继续]按钮进入全屏树形浏览状态;
- 2、当进入全屏树形浏览状态后,系统左窗以目录形式显示全书的分目录;双击分目录时,系统右窗口则显示其内容,用户可以打印或复制。
- 3、当目录树节点名称前有“+”标记时,可双击节点名,系统自动弹出相应的子层结构;当出现“-”标记时,双击节点则成收缩状显示。

四、《世界另类文学经典》光盘版(CD-ROM)共收录以下二十二部名著:

- (1) 情之罪 萨德(法)/译者:袁在民
- (2) 爱之诡计 萨德(法)/译者:丁文召
- (3) 朱斯蒂娜 萨德(法)/译者:卢炳瑞
- (4) 人兽 左拉(法)/译者:应国庆
- (5) 肉体的恶魔 左拉(法)/译者:卢火生

- (6) 红杏出墙 左拉(法)/译者:林德煌
 (7) 蛮荒之吻 克利奥(法)/译者:张文科
 (8) 淑女劫 莎丝琪·荷波(法)/译者:杜春媚
 (9) 神女 比尔·路易斯(法)/译者:翁燕然
 (10) 亚玛 库普林(俄)/译者:潘 经
 (11) 纵欲者萨宁 阿尔志跋绥夫(俄)/译者:苏 静
 (12) 欢愉之河 莎丝琪·荷波(英)/译者:翁燕然
 (13) 僧 侣 刘易斯(英)/译者:张立波
 (14) 你抚摸了我 D.H劳伦斯(英)/译者:王爱清
 (15) 儿子与情人 D.H劳伦斯(英)/译者:洪俊哲
 (16) 孤寂深渊 霍尔(英)/译者:屈永科
 (17) 罗克珊娜 笛福(英)/译者:陈少莎
 (18) 褴褛时代 道克特罗(美)/译者:霍小萱
 (19) 洛丽塔 弗拉基米尔(美)/译者:周 敬
 (20) 被涂污的鸟 西·科辛斯基(波兰)/译者:陈得利
 (21) 霍乱时期的爱情 马尔克斯(哥伦比亚)/译者:张立波
 (22) 爱经 奥维德(古罗马)/译者:应国庆

感谢您购买《世界另类文学经典》光盘版(CD-ROM);技术服务:(0)13910551429

- 因多斯:普希金(俄) 罪女替 (1)
 苔文丁:普希金(俄) 狂潮之夜 (5)
 撒旦的:普希金(俄) 撒旦的米 (E)
 太阳的:普希金(俄) 盲人 (4)
 尘火的:普希金(俄) 魔鬼的骨肉 (2)

第一章 十九岁的感觉

在非洲的一些部落中，他们有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风俗习惯，他们可能把自己的妻子送给那些受到他们喜爱的客人，让妻子陪客人睡觉。

屋顶上挂着一个着葱色叶瓣的花状灯，温柔的灯光照射着全部温室，温多琳正偷偷的偷听着她哥哥和一位宴会来宾的谈话。

她明知她不应这样，这不但是不礼貌的举止，并且她也常被告知，身为女性不该对男人间谈话的内容太感兴趣。但是，他们的谈话却如磁铁一样引诱着她，温多琳抑制不住自己的好奇，藏在一棵棕榈树的阴影处，注意听他们交谈着。

“考虑一下吧，我可爱的小伙子，”乔纳森说。“收集那些东西将会带给你显要的名誉。自然历史博物馆已为此援助了我们一些钱，然而我们还差一部分，你清楚吗？我们应怎么办呢？你的钱和我的经验，肯定是一次美好的合作。”

温多琳听见她的哥哥哈哈大笑了起来。“在这才几个月，你又急迫地想你的探险啊？我敢保证非洲对你来说像急需吸食鸦片同样。唉，无论如何说，前景倒是满诱人的。我始终想去非洲旅行一趟。我再想想吧，我会在周末以前告诉你结果的。行了，不要再谈旅游或资助之类的事了，现在是温多琳的生日，她会埋怨我一人独占你的，让我们去参加她的生日宴会吧。”

穿过铁窗上的玻璃门，传来了专门为晚会而请的四重唱歌手们声嘶力竭的哥唱声，空气中漫布着一股轻轻的兰树的胡椒味。温多琳尽量向前弓着身子，只听乔纳森笑着道：“啊，是的。

温多琳。爱德华，我十分欣赏你妹妹，假若你不介意我直说，我觉得她已是一位引人关注的完全成熟的女人了。我们这个阶层的许多女人与她相比，的确索然无味，黯然失色。温多琳十分聪明，并且毫不夸张地说，她非常有才华，她画的画简直棒极了。”

“好了，好了。”爱德华不悦地说。“不要告诉她认为他非常有才华。你好像以为她的固执是一种美德似的。她有一点太富激情，家父害怕这有损于她的健康。”

在他们离去以前，温多琳还愣在原地呆呆地想着乔纳森的话。她非常诧异乔纳森谈论她。他只来过赫尔顿庄园几次，每次都显得非常冷淡。虽然她知道他是一位探险家和人类学家，他却有着恐怖的名声，她压根想不到他会注意到她。

她轻轻地扒开了棕榈树的树叶，身体再往前凑近了一点，透过树叶的空隙，认真地端详着这位身材魁梧，体格健美的男人的面庞。乔纳森的侧面在桔黄色灯光的映射下，像镀上了一层金粉。他黑黝黝的皮肤、认真的表情，使他显得有些生硬，尤其是颈上的那道疤痕，更让人感到有些异乎寻常的危险。

温多琳根本不认为自己喜爱哥哥的这位朋友。他看上去不是老实的人，甚至有点惊世骇俗的味道，然而无法否认他是她目前遇到的最有趣的男人。他叛逆地留着长发，并如一般水手似地把头发扎成一束，系在脑后。他身着缎子领的如制服似的厚黑呢衣，这是上好的毛料，做工也十分考究，看上去非常合身。他身上的马甲却使人觉得他有些爱虚荣；马甲的口袋处总是绣着花或是绣有金线。

他总是使人猜不透。他走路的姿势也非常特殊。他的动作既优美又咄咄逼人，然而却是悄无声息的。有好几次，当乔纳森像鬼魂似地出现在她的身旁时，她经常被吓得半死。仅有那么一点儿的古龙香水味才让人察觉他已近在身边了。

每当她为此想发脾气时，他就讪然一笑。

“我为我的鲁莽向您道歉。”他说道，然而他说话的语气又让人觉得他压根没有道歉的意思，倒像是有意逼她似的。“同女士在一起时，人往往会变笨。我担心我在非洲逗留的时间太长了点。那儿的生活和这里有很大的不同。”

一回想起上次谈话的内容，温多琳就激动不已。想到非洲的粗野，原始的美，还有那里的土著部落，她就激动得难以安定下来。

此时，一阵嘈杂声传了过来，中断了她的思路。她只好飞快地走出了温室。在房前的草坪上，放着一张长长的桌子，桌面上铺着亚麻制的桌布。桌上布满了冷盘和热菜，有烤肉、炒蛋和蜜钱和甜点等等。

女士们全穿着丝绸裙衣，男士们都穿着笔挺的晚礼服，大家手捧酒杯，围坐在高坛旁，喝着美酒，谈笑着，很多女士头上饰有美丽的羽毛，身上佩戴着珍贵的珠宝首饰。

“恭喜，恭喜。”当她飞速走近一个她父亲生意场上的朋友时，这人赶忙道贺：“亲爱的，十九岁的感觉怎样？”

“太令人高兴了。谢谢，谢谢您的光临。”温多琳面带笑容，非常有礼貌地行了一个屈膝礼，接着向人群走去。

她一面穿过人群，一面冲着向她祝贺的其他客人频频点头微笑。此时，音乐声又转为了一支华尔兹舞曲，男客们纷纷邀请个人的女伴，双双步入草坪中间，翩翩起舞起来。主楼的灯光从敞开着法式窗门里铺撒而出，在灯光的映照下，丝绸及珠宝都发出夺目的光芒。

这个晚会是特地为了她而开的，是为了庆祝她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的，然而温多琳全然不在乎它，仿佛晚会不存在似的。

她心里这时正涌起一种怪异的感觉，一半是兴奋，一半又是

担心。

她从爱德华自满的言辞中，听出爱德华将会同意给予乔纳森经济上的援助的，而让乔纳森成功去非洲旅行。爱德华十分佩服他这位臭名昭著的朋友，乔纳森自从把印度淫秽诗译成英文后，反而把自己弄得更为臭名远扬了。

爱德华私下渴望摆脱这种平常的世俗生活，而来点有趣的、带些刺激的生活。温多琳对他这样的生活方式十分同情。他们家的布匹生意已经有了坚实的根基，财源正滚滚而来，所以对爱德华这样一位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来说，生活已没有很大的刺激性了。

温多琳认为她自己非常理解她的哥哥，他俩有许多十分相像的地方，而对于这一点，她哥哥本人压根不清楚。她知道爱德华的很多的个人隐私，有财务上的啦，和其他一些方面的等等。还有件事不可以让爱德华知道，他知道以后，他心里肯定非常不舒服。她尽量不想让爱德华发现她已知道他那个内心秘密。

噢，确实，爱德华将要和乔纳森、克本顿一同去非洲旅行。温多琳暗自也下了一个决心，并且这决心将完全改变她一生的命运。

她决定和他们一同去非洲。夜色更深了，晚会的最后一位客人也晃悠悠离开了草坪，进入特地为他们准备的客房，温多琳却依旧在那里想着自己的心思。

因为温多琳是女性，再加上她的社会地位，想到非洲冒险，几乎是不可能的。她从未这样焦躁渴望地想去非洲。这是她想往已久的一件事，她始终在等待着机会。假如能实现的话，她就没有在这世上白活。

她此刻既不知怎样去说服爱德华带她去，也不知怎样说服

父亲答应她去非洲。

然而她会设法找到解决的办法。

第二天早上，还不到六点钟，她就起了床。大家都没起床，只有厨子和女仆们起来了。

温多琳迅速地穿戴着，她卷曲的红棕色的头发上边扣着一顶饰有褶边的帽子，她目光落在自己的衣裙上边，她老是勾不着肩膀后侧的那粒扣子，然而也不想请阿格尼丝帮她扣好，温多琳匆忙地披上一条丝质围巾，随手在胸前作了个结。

接着，她拉了拉裙角，上下打量了自己一眼，飞速地穿过走廊，走下了房子后边的楼梯。

厨房里传来了茶壶和煎锅的兵兵声，然而整栋房子静静的。温多琳悄悄地推开客厅的门，朝里边窥视着，啊，不出自己的意料，海蒂正在里边呢！

海蒂正要点燃壁炉里的火，一抬头看到温多琳走了进来。她慌忙站起来，用围裙擦了擦自己的手，满面含笑地行了个屈膝礼。

“小姐，早安。你的确是一只早起的小鸟，想去拜访谁吗？”

温多琳笑道：“你不要再装假了，你清楚地知道我要找的人正是你。”

海蒂褐色的眼睛睁得圆圆的，一副纯真可爱的样子。她头上有一顶亚麻色的帽子，额前留着一缕微卷的淡黄色的刘海。

“小姐，我可以帮你什么呢？”

“我想要你告诉我，爱德华是否昨夜又到你的房间？”

海蒂避开自己的目光，眼睛看着别处。她是一位朴实的带有乡村气味的漂亮女孩。她的脸慢慢变得绯红。

“噢，小姐，你不应总是问我这些事。”

温多琳挺直了腰板，咬着字说：“你希望我把那些事告诉我继母吗？”

“你不是开玩笑，是吗？我会被马上赶出这栋房子的，我又必须回到乡下种田去了。”

“那你就详尽地讲讲吧！”

海蒂搓着她的双手，低头思考了一会儿，接着抬头看着温多琳，微微地点了点头。

“小姐，他的确过来了。”

“我也这么猜测的。早餐后你去凉亭来见我吧！”

海蒂扬起下巴，“小姐？”

“认真回忆一下，海蒂。我想清楚每个细节，你听见我说的话吗？我要你如实地告诉我你和爱德华在一起都干了些什么。”

当海蒂还未回过神来时，温多琳已匆忙离开了客厅。

乔纳森在才苏醒过来的花园中散步。

早上空气清新，空气中含有一股新鲜的略带潮湿的泥土的清香。这是一条两侧长有小草的小路，路两边还长着繁茂的低矮的灌木丛，树丛下有很多野菜，开着各色的小花朵。一些爬藤类植物环绕着灌木丛的树枝上，藤上开着紫色的花朵，如一个个的花环。乔纳森猛地吸了一口这带有清凉绿意和淡花香味的氣體。

如此令人心旷神怡！当你在尘土弥漫的非洲村寨散步时，你总会认为缺少一点什么。

他好像生来就是非洲大陆的人。一想到非洲，他就激动不已。爱德华必须帮他克服这次新的旅行的经济困难，他肯定会帮忙的。乔纳森一天也不愿多留在英国，他越想早起程越好。

虽然去非洲已成事实，然而船还需检修。

他会心地笑了，似乎又看见了温多琳藏在温室里偷听他和

爱德华谈话的那一幕情景。如果爱德华知道她躲在棕榈树后偷听他俩的谈话，肯定会气急败坏的。

温多琳就如一个谜。她富有，被人骄宠惯了。她拥有惊人的才气，而且放荡不羁。噢，他怀疑爱德华和他父母是否清楚这点，乔纳森是个见多识广的人，他确信自己看人的直觉。他禁不住笑出声来，她将会令华恩斯威尔一家人担心的。

他非常奇怪他们为何不把她早些嫁给那些受人尊敬的有钱商人。那么，或是他们的眼光太高了，打算把她嫁给一位男爵或是伯爵。

假若再多些时间，乔纳森或许会更了解温多琳。从内心上说，温多琳本人或许并没觉得她正像一枚待人采摘的熟果。她的漂亮，她的聪明伶俐，以及她的活泼的性格，使她更具魅力。

乔纳森心中不觉一动，他不敢想像温多琳会放任自己，所以成为任何一位男人的玩物。他忽然醒悟到他确实想从她身上获得更多的东西。她是那种使男人痴迷且难以忘怀的女人。

乔纳森想到自己是一个性经验的冒险者，心里一时不能平静。他在非洲的冒险历途中，许多女人在生理上满足了他的需求，然而他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现有哪一位女人是他真正所需要的。在非洲的一些部落中，他们有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风俗习惯，他们可能把自己的妻子送给那些受到他们喜爱的客人，让妻子陪客人睡觉。

他一生中，也和各种欧洲女人产生过关系，她们有的是战士的妻子，有的是外交官的夫人，甚至还有传道士的妻子。他非常想把自己的经历告诉温多琳，她肯定会感到非常有趣，或许会有点诧异吧！”

不经意之中，他走到了一片开满鲜花的藤架下边，他又独自笑了起来。在以前的这些年里，他来过几次华恩斯威尔家的庄

园呢？算一下也应当有六次了吧？他是看着温多琳从一位幼稚的小女孩长成为一位文静的、自信的年轻姑娘。但是，他又怀疑，她是否注意到他的存在呢？

他已是三十岁的人了，在她眼中，他肯定像位前辈了。此时，他有肚子“咕、咕”地叫了起来，他这才记起他还未吃早饭呢！他应当吃早饭了。英国乡下的早餐非常丰盛，有卤腰子、熏肉、煮鸡蛋等等。

华恩斯威尔一家同样不可以怠慢他们的客人，他早被一位女佣礼貌地叫醒，立即她递给了他一壶咖啡和奶油。

他回转向回去的路上走着。此刻还是别去想快乐的华恩斯威尔小姐吧。计划这次旅行得耗费不少精力，起码要几星期的准备时间。要准备旅途中所需的各种物品，还要选择合适的出发日子，由于华恩斯威尔一家拥有自己的商船，因而船是不成问题的。他还必须给他们打算访问的各地的统治者写信。接着，他将去非洲整整半年。

他尽量想让自己不去想温多琳。当他正能够撇开她时，恰在此时，他看见了一个苗条的身影正向花园的那边奔去。

温多琳？他保证那就是她。看样子，她正朝某外赶去。

乔纳森不加思索地放快了步伐，尾随着她。

当海蒂出现在那条通向凉亭的小道上时，温多琳已坐在四周有篱笆的凉亭等候她了。

海蒂在凉亭旁定了定神，喘了喘气，溜进了门里。她已换掉了她的围裙，上身穿身高领女装，下身穿一件深蓝色的裙子，头戴一顶草制的无沿女帽。一缕顽皮的金色头发从帽子里跑了出来。

温多琳高兴地笑了，海蒂的头发总是不听话的。

“有人看见你离开家吗？”她匆忙问。

“小姐，没有。我再看看，肯定一下吧。”海蒂到门边，向外张望了一下，接着关上了门，她说：“噢，小姐，我不应当来的。这不好。”

温多琳讥讽地笑了起来，并微微鼓掌，说：“海蒂，你的表演简直妙极了，你能够骗到别人，然而我知道你十分高兴我们这次的私下会面的。”

直到这时，海蒂才诧异地发现温多琳手中正握着一根马鞭，它的一半被温多琳的裙子挡住了。海蒂诡秘地笑了笑，牙齿紧咬着嘴唇。

“这不是真的。”她小声地说：“小姐，你的确太小心了，没人想到我是来看你的。”

温多琳向前迈了一步，她手中把玩着这条马鞭，威吓道：

“我不想使用鞭子，然而我要知道所有的细节。”

“小姐，是的。”海蒂顺从道：“我从哪里开始？”

“告诉我爱德华进你房间时，你正在做什么？”

海蒂踌躇不决。

“快些开始，你得告诉我所有的事情。记得吗？你最后总会乖乖听我的话的。”

“我……我正在夜壶上边小便。”海蒂停住了话，不自觉地盯着地面。

“噢，快讲下去。”海蒂催道。

“我不乐意讲，它非常下流的。”

“现在快讲！温多琳严肃地说：“你明白我想知道什么。快讲给我听听，我要清楚每一个下流的细节。爱德华做了些什么？是否他恰好当时走了进来，并看到你在解小便？”

“是的，小姐，正好那时。我恰好……恰好把内衣捋到腰部以上，正蹲着呢。这时，爱德华就溜了进来，而且说：‘不要站起

来,海蒂,你接着小便吧,我没关系的,我等等你。’他站立一边,静静地盯着我。他的脸涨得通红,而且不断地用手揉搓他裤子的裤裆处。

“你听了他的话吗?”

“我不能不听他的呀,你是清楚的,他发起脾气时,实在像吃人的魔鬼。”

“他讲了些什么吗?”

“是的……。”海蒂又停了下来。

“行了,讲给我听听,你不要害怕我会被你粗俗的下流话吓倒。”

海蒂慌忙说:“他……他说我有一对那样可爱的大屁股啊,小姐,我说得够多了,不是吗?我不应当告诉你这些的。你是一个有教养的小姐……”

“海蒂,不要为我担心,”温多琳高兴地说:“我实在弄不懂小姐们为何总被认为是弱不禁风的人,她们要行为得体,并且对于自己生理上的一些举止要清白。爱德华也总是说,假若我老是四处跑来跑去,老是问很多问题,我会损害自己的身体的。实在是胡扯!我像匹马一样健壮。”

海蒂哈哈笑道:“的确如此,小姐。”

温多琳气愤地说:“为什么,你们乡村长大的女孩子整天劳动都不会伤害身体?并且你们对男女私情非常清楚,为什么对你们来说事情就不同呢?你得把你所知的东西统统告诉我。除了你,还有谁可以告诉我这些事呢?”

“没有别人,小姐。只有你的朋友海蒂。”

“安静。不要再反对了,快告诉我以后又发生了什么。”

海蒂双眼发光,兴奋不已地告诉温多琳,爱德华紧接着猛地把她推倒在她的小床上,飞快地把她的衣服脱到颈部,狂热地吻

着她，使劲地揉着她的乳房。

“他也使劲地吸吮着我的奶头，他就如一头饥饿的小牛犊。”温多琳心跳剧烈起来。她感觉有点激动和兴奋。“那感觉如何？你愿意他这样吗？”她问。

“我感觉全身暖洋洋的，同时有点兴奋。他的双唇又热又湿，他的舌头轻舔着我的皮肤。”

温多琳咳嗽了一声，她有点口干舌燥，“接着呢？”

“小姐，你都清楚的。我从前告诉过你的。”

“再讲给我听听，他是否……分开了你的大腿？”

“没有那样直接。他吻着我的腹部，用鼻子轻柔地来回摩擦……”

温多琳的脸“刷”地变得菲红。她总是不停地问海蒂与爱德华做爱的细节。她偶尔希望自己能如海蒂同样生于农家，那么她能够随心所欲地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然而，像她自身这种身份的女人，是不可以想这种事情的。更不用说对这种事有一点点的兴趣了。所以，她对男欢女爱毫不清楚。海蒂所以成了她这方面知识的老师。

她深深吸了一口气，理了理胸前的丝绸围巾。

“海蒂，我没事。你接着说吧！”

自从海蒂首次告诉温多琳她的性经历以后，温多琳对性交过程已有了一种了解了。但是，这次却是温多琳第一次得知孩子是如何产生的，她从未想到男人和女人做爱时会采取避孕措施。她真的不知道能够这样。

海蒂坐在一把藤椅上，几乎讲述完了上次的性交过程。“没有任何好讲的了。爱德华整理好了个人的衣服，我也擦干净了自己的肚皮上的那点污秽，接着就睡着了。”

海蒂又兴奋地说：“爱德华同意从非洲给我带一件礼物。”